

Rose — Cai Zhisong

當代愛情標本

蔡志松

愛情如此多嬌，引無數凡人競折腰。
雕塑家蔡志松以鉛玫瑰比況愛情，
妙喻美麗只是愛情的表象、人們的想像；
不明其真相而盲目追逐，終究只是飲鴆止渴。
彷彿是以愛情的徒勞，開了一場犀利的玩笑，
卻不妨視為藝術家苦心孤詣的勸世之語。

蔡志松，《玫瑰》，2014，40×40×5 cm，鉛，獨版1件。

蔡志松是早慧、名動國際的藝術家，在學時期得到孫家彬、司徒兆光、隋建國、段海康、李象群等五位中國首屈一指的雕塑家指導；2001年就得到法國巴黎秋季沙龍最高獎「泰勒大獎」，成為該展覽103年歷史中首次獲得此殊榮的中國藝術家，時年僅僅29歲；2011年應邀參加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，獲評「2011年藝術權力人物」；2012年，獲法國《ArtActuel》評為2012年度「全球100名藝術領袖」，並榮登封面；2014年，獲「洛克菲勒中國傑出青年藝術家」大獎。獲獎無數之外，他的作品也曾三次創造中國雕塑家在國際市場上的最高拍賣紀錄。

偶像級藝術家 作品兼具古典功底與當代關懷

蔡志松也是個備受時尚界推崇的「王子」，俊朗的外型，出色的衣著品味，讓他成為媒體和時尚圈敬邀合作、曝光的對象，屢屢成為各大雜誌的封面人物、話題人物，比明星更具明星氣質，更能吸引粉絲追慕。

出眾的外型儀表讓他話題性十足，但蔡志松得以屹立藝壇，關鍵仍在於他的作品總能切中當代語境。蔡志松至今主要的雕塑作品，都擁有平易近人、令人一望而知的外型符號，讓觀者極易對號入座，予以玩味這些雕塑的裝扮、姿態，以及材料本身透露出來的訊息。

例如《故國·風》的秦俑，貌似冠冕傲然的臣子，抑或軀體雄健的戰士，卻掩面、跪地、緊抿著唇，或者垂頭斂目，有如肩上頂著千斤重的僕役；《浮雲》最引人矚目、量體巨大的懸浮雲朵，遠看輕盈，近看卻不得不感覺到其沉重與陰影，有如大雨將至，即便雲朵中有香氣裝置，但氣味如雲一般曖昧、聚散無常，令人意會作者暗示的「不可知」。

這些作品透露出的感受是與其美好表象相違的疲倦、事與願違和不可把握。這正正切中了當代人的心事：在如此推崇正能量、製造正能量的主流思維背後，任誰都知道徒勞、疲倦才是生活最真的感受。

這次慈善拍賣蔡志松所要捐贈的《玫瑰》要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，足以說明他創造意趣的進路：透過形式與材質形成無止盡的表裡辯證。

以創作勸世 鉛玫瑰妙喻愛情有毒

「玫瑰象徵愛情，鉛既柔軟又沉重；既易塑造又易損毀；其光澤既絢麗又沉靜；既是金屬又很脆弱；鉛的性質穩定，但在融化消亡的剎那會釋放毒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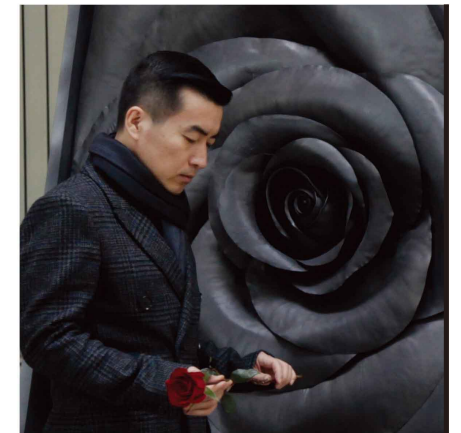
「人們總是把得不到或希望得到的東西想得很好，看得很美，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方面。對於愛情，人們往往只顧追求過程的快樂，卻沒有做好承擔結果的準備。正與反、過程與結果共同構成事物，這是一個不變的法則，就像這永不凋零的鉛玫瑰。」

蔡志松的才氣不僅展現在雕塑作品上，他的作品自述通常也是文筆通達、富含哲理的優美短文。他對《玫瑰》系列的這些闡釋被許多藝評引用，認為《玫瑰》系列美則美矣，展現了細膩的雕工，讓花瓣的層次肌理栩栩如生，然而鉛的毒性、欠缺生氣的鐵灰色（當代時尚？），也說明了這是個「灰灰笑」，蔡志松以一種令人掃興的方式，溫和地嘲諷世人追求愛情時的盲目與任性。

雖以玫瑰為型式，以愛情為主旨，但用來指稱所有美好事物亦無不可。創作者的反思或者嘲諷，多多少少藏著夫子自道的表情。

「以前我和很多年輕人一樣，對人生、未來有很多美好憧憬，但是後來因為種種艱辛，畢業後就不想當藝術家了，我當時認為搞別的行業會好一些，更能發揮一些作用。」接受本刊採訪，提到成為藝術家對人生帶來的影響，蔡志松透露自己也曾經歷強烈的自我質疑，在因緣際會下，他最終留在藝術圈深耕，多年後他的看法再次翻轉。

「從政經商，總會不由自主地做一些具有負面作用的事情，但是搞藝術極少如此，每天接觸的都是快樂的事情，生活在這種情境下不需要多富裕，可以離負面的事情稍微遠一點，我覺得這是一個福報，很珍惜也很安心，能夠做一個藝術家。」曾經勇於追求，歷經幻滅，最終找到平常心，蔡志松的作品何嘗不是一種過來人的提醒：事物的價值不在於其絢麗，而在於日復一日，貌似平淡的實踐。



蔡志松，雕塑家，中國當代藝壇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。
1972年出生於中國瀋陽，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畢業，
現定居北京持續藝術創作。雕塑技法紮實，
擅長以當代觀點再現東西方古典風格雕塑，
透過形式和內涵的表裡辯證來傳遞對於文明、人生的關懷。